

幸福的饼干盒

□陈利民

要说我家的一些老物件，饼干盒算其中之一，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物品。

在我年少的时候，母亲托她的同事金阿姨从上海买回来一大盒牛奶味饼干。金阿姨老家在上海，她的穿着打扮与常人大不相同，说话腔调也新鲜。我视她为一个电影明星。

至今，我对饼干盒记忆犹新：长方形的、彩色铝皮的盒子上面，是一个胖乎乎活泼可爱小女孩的头像。她短而卷曲的黑发，头上扎着一条红丝带，笑靥很甜，右嘴角有小酒窝。她手里牵着一组五彩缤纷的气球。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岁月，母亲买回来一大盒饼干，对我和妹妹来说无疑有了牵肠挂肚之处。饼干盒放在家里高高的五斗橱上，旁边有一只玻璃花瓶，花瓶旁边是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如果我想偷吃饼干，又怕弄倒花瓶，只能望“盒”止渴。

我和妹妹每次下午放学回家，母亲叫我们先洗手，然后给我们每人拿三五片饼干，和颜悦色地说：“先吃点，吃完了赶快做作业。”她自己去厨房洗菜淘米，忙做晚饭。

半年时间不到，那盒牛奶味饼干就被我和妹妹一扫而光。母亲将就饼干盒做我们的零食盒。那里面曾经储存有水果糖、葵花子、炒胡豆、南瓜子、红薯条等等，是我和妹妹解馋的“百宝箱”。

有一年冬天，我感冒发烧，母亲坐在床边看我怎么也睡不着。她微微一笑，轻轻地戳了戳我的脑门，起身拿来饼干盒，拿出一颗大白兔奶糖剥给我，并且说：“这个盒子一定有魔法，能治好你的馋病。”那晚，她就把饼干盒放在我的枕头边，陪伴着我。第二天，我的感冒发烧果然好了一半。

我在金垭镇上住读高一的那年，母亲走了几十里山路来学校看我。她除了带着瓶瓶罐罐装的咸菜，还带着饼干盒。饼干盒里有一塑料袋的、已剥好的核桃仁。她说：“核桃补脑，成绩会好。”

后来，我在西师读书的那几年，饼干盒如同我的老朋友一直跟着我。不过，盒子里没有一点零食，我用它来装饭菜票、新邮票、旧电影票，还有几封初恋的情书。

参加工作后，饼干盒回到北碚母亲家里。我每次回北碚看望母亲，也找一找久别的饼干盒，它被冷落在家里一角，如同母亲一样，一天天地老了。

如今，每当我看见家里带着锈斑的饼干盒，它如同我的亲人，久别重逢，感慨万千。我默默无闻地与它对视，心里充满五味杂陈。毕竟，盒子里面装着我温馨的记忆。

（作者单位：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租客老杨

□刘凡君

搬了新家，就决定将老房子出租。租房启事张贴出去，一天之内就接到六七个求租电话，其中，就有老杨的。

老杨年纪比我小很多，喊他“老杨”是尊称，其人个高，黑，壮实，不善言辞。几年前率全家从湖南农村来重庆创业，在鱼洞从事塑料废品收购与销售。老杨对房子的位置、价格都很满意。签合同同时，老杨提出：“生意不好，房租能否两月一付。”我同意了。签完合同，我心想，这人未必生意很“歪”，连房租都付不起？

果然，以后发生的事如我所料。到了该付房租的日子，老杨没打电话过来，我只好主动讨要。开始，他还能按时支付房租。渐渐地，到了该付房租的时间，老杨总说“等两天可以不”，我很无语。

两年过去了，到了该续签合同的时间，我问老杨还签不？他说“签”。我说：“租金我也不涨，但按一个季度付可以不？”他爽快答应：“要得要得！”我想，难道生意好了？

又到了付租金的日子，老杨仍然“闷”起，如往常一样。过了半个多月，我沉不住气，只好打电话讨要，他还是那句话：“等两天可以不，款不好收啊！”之后，他付房租都要晚一两个月，且都是在我多次提醒下付的。

去年11月底，老杨支付四季度房租。晚上7点多钟，他打电话说在楼下等我。下楼后，老杨将带着温度的房租递给我，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拖延了！款不好收啊！”我因有事，收钱后便急匆匆转身走了。上楼后，突然接到他的电话：“刘大哥，少给了100元！”我又下楼。老杨不好意思说：“实在对不起，刚才我摸裤包，还有100元，心想糟了！”接过钱，我有点感动，对他说：“谢谢您的真诚！”

那天在路边，我和老杨聊起了他的生意，他的家庭，他的理想。他说：“儿子最近在参加AI智能培训班，准备与别人合伙开家汽车美容店，要是儿子能自食其力，我也放心了。”

今年元月，按老杨的规矩（按合同应该是12月底），月底就该付一季度的房租。一天，老杨遇见我妻子，说：“告诉刘

大哥，房租2月15日前给，可以不？”

15日那天，老杨主动打电话给我。到了约定地点，老杨将房租递给我，愧疚地说：“刘大哥，对不起，款收得不好，先给你两个月的房租，我留几百块钱过年，行不？”说着，从裤兜摸出一叠欠条：“你看嘛，这些老板欺负我，尽给我打欠条。”这时，老杨的脸上露出了些许无奈，仿佛也在等待我的回答。我握住老杨的手，说：“我相信你，新年大吉，生意一定会好起来！货款一定收得回来！”老杨连声说着“谢谢”。最后，老杨开玩笑说了一句：“面包总会有的！”

除夕那晚，我突然收到老杨发来的一条短信：“感谢生命中的亲人和朋友，成就我生活中的每一天。因过去的相处，说声谢谢；因你们的相助，说声拜托；更想因一生的亲情、友情，说声永远。祝刘大哥全家新年快乐！”

以我对老杨文化程度的判断，这条短信不是他原创的，却准确地表达了老杨要想说的心里话。

年初，老杨说：“儿子的汽车美容店要开业，叫我去帮忙。房子就不租了。”几年来，我与老杨的交往也仅限于在房租的交接上，我是“老板”，他是租客。每次收款，老杨给我的钱都是叠成“豆腐干”状，贴得紧紧的。但就在那一次次交接的瞬间，我读到了一个农民工“漂”在重庆创业的艰难，体味到了一个男人顶天立地为生计所忧而呈现的窘态，以及肩上的责任与担当……

今年开春的头一天，我接到老杨电话，说他与儿子联办的智能汽车美容店在龙洲湾万达广场开业消息，叫我以后就在这里给车美容，多帮他带点业务。

那日，春风拂面，我看见灿烂的春光撒在老杨父子俩忙碌的身上，那奇妙无比的彩色光影在欢快地舞蹈。父子俩洋溢着久违了的幸福笑脸，在我深刻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作者系重庆市巴南区原作协主席）

依靠

□何清

宽大雨衣。一路上，风雨交加，豆大雨点噼里啪啦打在雨衣上，伏在父亲的背上，风雨都挡在了外面，让我感到安心与温暖。这一幕情景，像一幅永不褪色的画卷，镌刻在我心中。

有一年春节，父母商定要回老家过年。那时交通远不如现在便捷，回一趟老家并不容易——先要乘客运汽车到老家所在的场镇，再沿着一条小路步行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家。放假第一天下午，父母牵着我们兄弟俩，提着两大包行李——里面装着大米、衣物等，赶往父亲的乡下老家。经过两个多小时颠簸，抵达场镇已是傍晚。月光如水，轻轻洒在河边小路上，我们沿着小河边走小路、过小桥、穿竹林，一步步向家的方向走去。那时我8岁左右，走这样的远路显然力不从心。父亲见状，便让母亲拿行李，自己则轮流背着我兄弟俩赶路。前半程，他背着弟弟；后半程，便将我背到了背上。或许是太困倦了，当我靠上父亲的背上时，很快就进入梦乡，等醒来时，我们已经“胜利”到家了。

岁月流转。有一天，突然发现父亲老了，步履蹒跚，但父亲的脊背却始终挺直。走在大街上，父亲的步幅似乎一下子慢了下来，背影一点点地移动，全然没有匆忙稳健的样子。经风沐雨，人世沧桑，父亲似乎一直在用他挺直的脊背告诉我，只要脊背挺直了，人生就不会佝偻。

如今，父亲已化作天上星悄然远去，那份深沉父爱，渐渐沉淀为我生命中永不消散的微光。童年时，父亲常常背着我去看外面世界，趴在那温暖的背上，我不仅听到了欢笑声与风雨声，更学到了做人道理与处世智慧。那坚实的脊背，就是最富温度与智慧的启蒙课堂。

（作者系重庆市永川区作协党支部副书记）

能懂的诗

走过十月的田野(外一首)

□阮化文

庄稼们都走了
一个个衣锦还乡
豆米归仓
最后一个走的，自然是谷子

此时的田野
多像一个庭院
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洁洁
只有秋虫
在低声歌唱
只有遍地的小水坑
冒着泡
像是土地在喘息
也像是庄稼们喝剩的茶饮

那么，我
也算是衣锦还乡
但我，已经无法像庄稼们那样
把根须留在田里
烂在土里

流过十月的河流

流过十月
已不那么满了

一些水
被鱼儿吃了
一些浪花
被喜欢的人取走了

剩下的
就是纯粹的水
纯粹的流动
它不再发出巨响
但那种自然流动的声音
那种擦过土地和石头的声音
那种水和水互相问候的声音
昼夜不息

就像时间
它必须向前
就像1、2、3、4、5、6、7
一旦成为音符
就必然奏响

就这样，流进了十一月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我是故乡一根骨头

□袁莺

竹园在地方志里
一直占据着突出位置
先烈彭咏梧带血的头颅
曾高悬下辕门墙头
而埋他傲骨的红沙地
至今仍保持着当年的鲜红

这块土地走出去的人都带着英雄的血性
将军，院士，学者，官员
不辱使命，也未负清名
而一介布衣的我更像故乡
插在城市里的一根骨头

虽无“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气概
却也以无冕之王的名头
在道义的江湖行侠仗义
不奢求某一天自己能荣归故里
只愿成为故乡人眼中
一根永远不屈的骨头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